

目 录

- “西安事变”回忆**孙铭九 (1)
- “双十二”捉蒋记**王栖萍 (22)
- “西安事变”时的兰州**刘衍智 (26)
- 回忆“西安事变”**吴锡凯 (29)
- 我所知道的“西安事变”**王 维 (36)
- 记刘桂五和“西安事变”**刚 诚 (52)
- 东北军与延安接近的最初过程**
.....朱宝环遗稿 车元勋整理 (57)
- 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**.....霍守义、武思光遗稿 (60)
- 我对张学良将军的几点回忆**.....孟宪尊 (67)
- 少帅府内侍卫琐忆**刘 锐 (72)
- 随军“讨伐西安”杂记**.....陆印泉、李修业 (97)
- “西安事变”点滴**赵云飞 (106)
- 我对“西安事变”的回忆**.....陈怀礼 (110)
- 宋美龄和“西安事变”**赵锦华 (114)
- “西安事变”中参加营救蒋介石纪实**
.....贡沛诚遗稿 (120)
- 回忆张学良将军二三事**.....张文心 (123)

为争取恢复汉卿先生自由的活动

-江海潮 (126)
- “西安事变”与杨虎城 李树华 (130)
- 东北军一一二师的抗日经过..... 霍正实 (133)
- 抗日战争杂忆..... 李九思遗稿 (141)
- 军统百日记 葛明达 (164)
- “建国号”飞机从扬州起义投向解放区
..... 顾 青 (178)
- 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刘敬坤 (185)
- 歌声琴韵话梅庵——怀念母校中央大学
..... 李永刚 (214)
- 忆“一·二五”爱国学生运动..... 芮裕元 (229)
- 艺术生涯纵横谈 曹啸君 (233)

“西安事变”回忆

孙 铭 九 *

“西安事变”时，我在张学良的卫队手枪营任营长，参加了西安事变。我在以前回忆书写的基础上，又重新进行了补充和整理，不隐不扬，目的是把确凿真实的情况提供给历史工作者参考。

一 张学良的思想转变

一九三五年十月，中央工农红军为北上抗日，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战略上的大转移，与陕北革命根据地会合。在这时期，东北军进攻陕北接连打了三次大败仗。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危、民族存亡的时刻所采取的团结全国力量，共同抗日的正义立场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，也增进了东北军中联共抗日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气氛。

这时张学良已经逐渐认识到“先安内而后攘外”的政策不对头了，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，急想与红军取得联系，因此对高福源^①的归来很高兴，他仍派高回去，并带去一封约共产党负责人相见于洛川的信。张与党中央派来的代表李克农同志在洛川会谈后，又向李克农提出，希望能同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见面。

* 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将军卫队手枪营营长；现任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，张学良叫我随他一同由洛川乘飞机出发，机中还有王以哲军长和刘鼎同志。飞机到达肤施（即延安）后，在一新修整的简陋飞机场降落下来，然后我们一起走进教堂附近的小院内一间屋子里休息。等到黄昏后，有五个人前后走来，其中有一位脸上胡须很长，双目炯炯有神。我在门口迎接并做守卫工作，没有参加谈话，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胡须很长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。五人中还有李克农同志。还知道在这次秘密会晤中，红军和东北军签订了停战、互相帮助、互派代表等具体协定。张学良还特请中共中央派一位能负责解决重大问题的代表来西安，以便及时共同协商解决问题。

这次会谈，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使他更加认清了停止内战、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，因此他对逼蒋联共抗日的工作愈加主动积极了。

九月份，叶剑英同志来到西安，秘密住在我家中；张嘱咐我要特别慎重保护。我知道叶是红军的总参谋长，是重要人物，便特别注意他的安全，假作为我的亲戚，称呼他为“吴先生”，调十几名卫兵保护着，在门外防止杂乱的闲人闯入。

以后叶剑英同志介绍朱理治同志亦住在我家。我后来之所以能对于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的意义有所认识，与我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他们两位的帮助是有关的。

二 蒋介石到西安督促“剿共”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的通电。但蒋介石仍坚持要把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进行下去，并于十二月四日再次来到了西安，住在西安城东骊山脚下的华清池。

在这以前，蒋介石曾在十月二十二日乘飞机由南京来过西安。当时，蒋是在解决了两广事件之后，决心要继续“剿共”。

实行他的“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”的主张。他在张学良、杨虎城的陪同下游览了两天华山后，就宣布了大举“剿共”的计划。张、杨二人都表示反对，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，并在十月二十六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“训话”（引起了东北军、西北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。

十一月份，张学良在洛阳借给蒋介石祝寿之机，公开向蒋慷慨陈词，劝他改变“剿共”的政策，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。同时也向蒋说明这既是共产党的要求，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要求。并说，如果再命令东北军继续打共产党而不去援绥抗日，部下亦不会听从指挥了，等等。这些都被蒋介石认为是叛逆思想的表现，当着阎锡山的面将张痛斥一顿，使张十分难堪。阎锡山曾对张说过：“不要再多讲抗日的話了，以后我们各自准备吧。”这次张学良在蒋介石来到西安以后，在华清池亦不断与他激烈争论。张学良请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、史良、邹韬奋、沙千里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章乃器等七人（他们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被上海市警察局奉蒋介石之命逮捕的）。蒋拒不答应。张说：“你这样，就是袁世凯第二了。”蒋气急败坏地嚷道：“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说话，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唠叨。”

此次蒋介石来西安，主要目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，同时解决西北问题。手法是逼迫东北军继续“剿共”，否则立即调离陕北、甘肃，逐步解决消灭之。蒋介石一方面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军队共约三十多个师，一齐调到平汉线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，集结待命，又调来大批战斗机飞抵西安；另一方面电召各高级官员云集西安，并将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调任西北“剿共”前线总指挥。同时还每天召见东北军各军、师长等高级将领分别进行谈话。蒋一方面说：“将来一定要让你们打回东北去”，另一方面仍要他们“服从命令”，一定要继续“剿共”，暗

示如不致力“剿匪”，则将被调走，把这项任务交给中央军。

这时，西安城内的空气是非常紧张的。

三 密议扣蒋

蒋介石虽然是这样地顽固，张学良却仍想劝他改变政策。十二月六日前后，张在华清池向蒋恳切陈词，说明当前的国内形势，只有先对外，一致抗日，才是中国唯一图存的道路。并说，东北军中全体官兵抗日情绪激昂，前线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，自己亦可亲上前线指挥。张再三表示个人全为“领袖”着想，不能不披肝沥胆，说话时声泪俱下。而蒋介石听后竟勃然大怒，严斥张年轻无知，受共产党的蛊惑，违背了“先安内后攘外”的国策，是“反革命”行为。最后拍案说：“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，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！”

这时，张和蒋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，又值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“华密”电报^③。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，南开福建，加以消灭。因此，为了联共抗日救国，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，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，张学良只得“破釜沉舟”了。

有一次，我问张学良：“自从搜查省党部以后，外面到处传说中央要把东北军调到华南去，说是脱离西北共产党红军的影响，不让我们去抗日，而要把我们消灭掉。听说委员长这次来，就是准备收拾我们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中央的特务对我们常想报复，要抓我们卫队营学生队的学生，怎么办？”张学良沉默不语，但眉头却紧皱起来，我见他不说话，便大胆地说：“委员长这次来可是个好机会啊！我看副司令可以请委员长来吃饭，在公馆里把他扣起来，叫他答应我们的要求……”张抬起头来打断我的话，瞪着眼睛说：“你不要胡说。”停了一会，他又小声说：“到时候我自有办法的，对杨麟阁……”

再没往下说，最后冲我说：“你去吧！不要胡说。”

有一次，我又乘机说：“副司令，决定吧，我带卫队营做这件事，包管不误事。别再等了，万一他回南京去，那时就晚了。”张说：“你不要急！这个事是不同打仗的。”我见张说完这话又不言语了，便又急着说：“不然，我带卫队营到华清池去把委员长扣起来，这样一定能行。”张沉思很长时间才低声问：“你对卫队营准有把握吗？”我即回答说：“我有把握！”我任营长后，经常与他们开座谈会，讲抗日和保卫张的事。要他们遇事要勇敢，要奋不顾身，要绝对忠诚，要拥护副司令领导我们抗日，打回东北老家去等等。大家态度亦坚决，卫队营的官兵皆跟随张多年，感情是深厚的，所以我认为是有把握的。张又对我说：“你到卫队营才有几天，（那时我由机要随从参谋接任卫队营营长职不久），也没打过仗。”我说：“我虽然没打过大仗，但以前在天津事变中也打过街市战的（在天津海河闸口与日本租界交界处，我亲自指挥用机关枪打退过日本宪兵和他们指使的便衣队的铁甲车，保住了在海河东浮桥边的我方公安局），我有把握做这件事。”张没有接着往下说，好象是在想什么。最后，他在我退出去之前又说：“做这件事要当过土匪能‘掏老窝’的才行。白凤翔在热河当过土匪，‘掏老窝’是拿手。”

四 “一二·九”周年学生请愿

十二月九日是北平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周年纪念日。西安学生万余人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西安各界“抗日救国联合会”、“东北救亡会”、“学生联合会”等团体的组织发动下，举行了“一二·九”一周年纪念活动，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出兵抗日。当时的口号有：“陕西是国防最前线”，“援绥抗日是保卫大西北！”“发扬‘一二·九’学生爱国运动精神！有

血性的中国人枪口对外！”、“反对内战，一致抗日！”、“拥护东北军援绥抗日，打回老家去！”等等。当时负责警备西安的是杨虎城部的赵寿山，他是同情学生运动的。而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分子、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和宪兵第二团团团长杨振亚，却派武装警察和宪兵阻拦学生，阻拦不住便开枪射击，将东望小学的儿童击伤，这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，一起备力向前，直奔临潼大道向华清池前进，准备向蒋请愿。

西安学生举行纪念活动，要去华清池向蒋请愿的事情，当天早晨我便知道了，并知道有宪兵特务和警察去拦阻和暗中镇压的情况，我感到应该保护学生们的安全，又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，可以有借口派队伍接近华清池。于是即请示张学良派我们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，对外讲是配合警察、宪兵共同监视学生行动，以防“意外”。我请求一次派士兵五十名，张不同意派人太多，只同意派二十名。因此，我命令王协一连长，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。

学生的请愿行动被蒋介石得知后，即一面用电话命令张学良立即制止学生队伍前来华清池；又一面命令宪兵、特务们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。张学良在电话中请求蒋介石不要枪杀爱国青年，但却遭到蒋介石的训斥。严令：“如学生不听劝阻，则对学生开枪，格杀勿论！”

五 张学良十里铺发誓

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，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，他对学生们说：“同学们！你们站住，听我说几句话。你们的爱国行动，他决不阻挠，我张学良的爱国心跟你们一样，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。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，不然会发生流血事情的。”学生们高喊：“爱国就不怕牺牲！”张说：“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，由我替你们

转呈委员长。我是当地负责长官，我绝不欺骗你们，你们回去吧！”这时学生们喊道：“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，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！”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：“今天已经天黑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我要在最近几天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。我说的话如果不能实现，我要是不爱国，你们在任何时候，任何地方，都可以把我处以死刑！”张学良当时说的确是内心潜藏已久的真话。

学生们听了张学良的发誓，都很感动，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，队伍停留在凛冽的寒风中，经领队负责人的布置，有的回城，也有的留在十里铺。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，和他们一道住下。

九月晚间，张学良又一次在毕清池与蒋介石争论。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：“你是应该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，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？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，有人污辱领袖，你应当与他拼命。”张一直到深夜才愤然而归。

六 蒋介石被捉经过

十二月十一日上午，张学良告诉我说，他已和杨虎城谈过了，要我做好充分准备。但捉蒋的准确时间他未明确指示。他对我说：“你要听我的话，不要急。”根据张的指示，我随即派商亚东营副率领约一排士兵再去十里铺，与王连长等会合，要他们在日落前到达宿营地，并直接用军用电话与我取得联系，以便我随时把现地的情况及时向张报告。

六时许，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，当时我卫队营只有这两辆载重车。七时左右，我叫王副官速派载重车去十里铺待命，明令其为卫队营备用。

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：张负责临潼捉蒋，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们和城内警戒。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

着，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。

十一日白天，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，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各军政大员。不料，这时蒋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，我再一次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，张坚决不允许我去。

晚八时许，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回来，直接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去做宴会的主人。十点左右，席终人散，他匆匆忙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，当即叫我去，我遵命到达会客厅时，就看到已召集来的东北军各高级将领王以哲、刘多荃、缪澄流、董英宾等紧张地坐在那里。张见到了我，即当着众人面前对我指示说：“孙营长！我叫你和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，你赶快去找白师长商议吧！你要听白师长的话，服从他的指挥，他干过‘掏老窝’。要谨慎小心！”去华清池捉蒋的事，因事先我与张说过多次了，所以临时张对我说的话是很简短的。没等我回答，他又郑重地再三吩咐说：“你千万不可将委员长打死了！你去吧，你快去找白师长！”我以前并不知道有白师长，我转身要退出时，张又回过头来，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：“你的卫队营有把握吗？！你未打过仗的。”我说：“有把握！”他继续说：“明天这个时候，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，你死了，还是我死，是说不定了。不过报纸上能有登这么大的字（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）。”又严肃地说：“你要是弄不好，那我们都得上山了。你一定要小心谨慎！”我敬礼后回答说：“我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！”

王以哲军长在旁对我说：“孙营长，就看你的啦！”

张学良随即带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，留下缪澄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。

我到白凤翔家后，在灯光下见白穿着一件绿色绸花面子的旧皮袍，在迎我坐下后，说想找刘桂五共同商量一下。因张未对我说还有刘桂五，我当即说：“我俩商量决定后，由你

转告他吧！”于是我俩约定后半夜两点钟，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（在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）按时碰头，由白乘他的小汽车接我，然后，一同去十里铺小学与卫队营队伍会合。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，我急忙赶到家中，胡乱吃了点东西，又悄悄地写了一张简短的遗嘱，放在我的军服上衣右边的小口袋中，上面写着：“静坤：我万一不能回来，请应德田⑧把我兄弟孙明昌设法送到苏联去读书或送到陕北红军中去。”到夜一点钟，我就向妻子刘静坤告别，告诉她说：“今晚我有要紧的事，不回来了，你先睡吧，不要等我了。”

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正，我和文英奇、白凤翔、刘桂五一同登车准时出发，沿去临潼的路上急驶。两点半钟，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，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等已按我在出发前电话中的指示，将全队集合完毕，整装待发。我与商、王说明了情况，即对官兵讲话，说明今晚的任务。在当时，我在政治理论上讲不出什么，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，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：“今天我们到临潼华清池去，是为了营救副司令。委员长不抗日，他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，反而要把我们的副司令扣押起来。我们今天去华清池，是要把委员长捉起来，逼他抗日，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。保护副司令的生命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，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、极其重大的任务，一定要捉住委员长！但要注意，绝对不能把他打死！”当时，群情愤激异常。

这时，我按照张学良的指示，请示白凤翔应怎样行动时，白叫我领卫队营首先进去，他们随后跟进。本来我是想和白、刘共同进去把蒋架出来的，因我只知道蒋的卧室是五间厅，具体位置却不清楚。现在白命我先进去，时间紧迫急促，不容再犹豫了，我暗自定下决心带着队伍上。卫队营大约是一百多

人，另有两辆载重车，可乘五十人左右；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，住院外的宪兵不知确数，估计有四十人（以后知道有七十多人），住在禹王庙。虽然敌众我寡，但我们是突然袭击，又是在夜间，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，冲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。我即对白说：“好！我先领卫队营进去。”遂令王协一随我带人先乘上卡车，迅速逼近华清池，其余由商亚东率领卫队随后跑步前进。具体布置是：（1）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车，负责解除蒋在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器，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，逐次将院内的岗哨武器解除，尽可能不开枪打，然后，来协助我。（2）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，进入房中请他出来。理由是，有叛兵闹事，副司令为蒋委员长的安全，请离开这里进城去；如不顺利，则用武力挟持他出华清池，架到汽车上。（3）由商亚东带领卫队余部，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，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。

我们的布置虽如此，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那么顺利。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的大门外时，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拦（这时，白凤翔还没有跟上来）。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开进大门的，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问口令，要片子，并开枪威胁。这时，我的车也到了，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，其中一人（班长王德胜）首先开枪把岗哨打倒，随即一拥而上闯进华清池大门，猛冲到二门口，又将闻枪声从门内冲出来的一个侍卫打倒。这时，枪声大作，喊叫声混成一团，蒋的侍卫进行抵抗了。黑夜中，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。这时，王协一连长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，我就进入二门内，（门额上题有“华清胜境”四字）直奔小桥，想从那里过去，却被斜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，不得不改换方向，顺着飞虹桥下左边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。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，蒋的侍卫都是连发手枪，从侧房中射击的子弹很密，我们只得匍匐前进，一个随

从兵因为拉我，被打伤了，但终于找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。可是，当我们进去时，蒋已不在了，我用手摸摸床上的被褥还是温暖的，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，但仍不见踪影，我转身出来，追问住在蒋邻房的侍从室秘书汪日章，他也不知蒋的去向，此时天色渐明，王连长跑来报告说，贵妃池抵抗甚烈，打枪很多，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。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：“你们不要抵抗了，快点缴枪！如果委员长在这里，就请出来答话，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！”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，并连连射击。我们火了，喊道：“再不交枪，我们就扔手榴弹了，把你们全都炸死！”我继续喊：“你们把枪交出来，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。”这样，对方才停止抵抗，把枪支扔出来了。经过搜查，没有发现蒋介石。

这时我焦急万分，找不到蒋介石可糟糕了，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？我同王连长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，在朦朦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、皮包、假牙等东西都杂乱地摆在桌子上，我命令搜查全院，仔细寻找。忽然有一个卫士跑来报告说：“在后山墙内发现一只鞋。”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，急忙说道：“快！我们赶快上山去搜查！”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。

这时，卫队营后续部队也到达了，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。

在搜查华清池的内院中，从后山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，他已负伤。我当时问他：“委员长在哪里？”钱认出是我，有气无力地答道：“不知道。孙营长，我确实不知道呀！”当时他脸色苍白，受伤了，惊慌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石旁。

我正要上去，文英奇跑来报告说：“副司令派刘师长协

助卫队营来了，现在二门外面等你去。”文英奇又说：“蒋孝先^⑨从西安跑出来送信，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，后来刘师长告诉我，叫李恩波（我的随从兵）把他押到二门外的厕所内枪毙了。”我即说：“该毙！这小子杀死的共产党和爱国学生太多了！”并叫快把李恩波找来。

我来到二门外右边的门房中，这时才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他俩均在小房内。一见面刘便说：“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。”白对我说：“孙营长，你是好样的”真勇敢。”我对刘说：“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。”他俩不再多说什么话，我也无心思多留，转身出来下山，他俩仍留在小房中。

在去山上之前，李恩波领我到二门东南角的厕所中，看到蒋孝先面卧在地，我令把他翻身查看，满脸是血，自来水笔还插在淡灰色中山装的小口袋上，我指着尸体说：“正是这个杀人魔王，该死的东西。”

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，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，这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。我问他：“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？”他半吞半吐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即拿枪对着他说：“你不说真话，我马上毙了你！”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，没有说出声来。我便按着他目光指的方向，指挥队伍赶紧往山上搜查，同时叫卫士把这小子押下去。

以后查知蒋孝镇是蒋介石的侄孙儿，就是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守夜的值班侍卫。他听到我们在华清池大门口的枪声后，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从房中逃出去，因前面枪响，背着蒋介石到后山墙门口，见门锁着，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，逃到骊山上去了。

此时天色即将全明，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。我同士兵们一起急往山上搜索，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。忽然跑在我

前面的陈思孝（卫队营班长）喊着：“报告营长，委员长在这里呢！”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，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，弯着腰扶着大石头站在洞口边上，卫队营的卫士四面包围着拥挤左右。首先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，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，一会又没有了。沿着这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边后，只见有人在洞里蜷伏着，便喊道：“是不是委员长？赶紧出来，不出来就开枪了！”里面赶紧回答：“我是委员长，你们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！”随后钻了出来。当我快步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时，只见他全身在哆嗦抖动着，他问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我说：“是东北军，我们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，请委员长进城，领导我们抗日，打回东北去”！

“啊！你是孙营长，你就是孙铭九？”

“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嗯！我我知道，有人报告我的。”蒋可能看出我不会伤害他，使用试探的语气说：“你是个好青年……，你把我打死好了，你打死我吧。”

“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打日本，不打红军共产党，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。”

我向四面瞭望了一下，周围一大堆参差不齐的山石，两大块山石高大矗立，中间有一个仅可容身的山洞缝隙，再上去就无路可走了，可见，蒋介石刚才是爬到洞缝里藏了起来。⑩

我急着催促蒋下山：“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！副司令在等你呢。”

蒋忽地斜坐在地上，发怒说：“叫你们副司令来，你们副司令怎么不来？！我腰痛不能走！”蒋的腰痛倒是真的，他从五间厅跑出来，他在过后山墙时，墙里地势高，墙外却是山脚下的一道沟，他的腰是跳墙时摔痛的。

我见蒋赖着不走，便勉强地劝说道：“此地不安全，请委

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。你腰痛，我们背你下山。”蒋仍不动，要马骑。我说：“此地无马，山下有车。”蒋不动，继续说：“我要马。”这时我真按捺不住了，气愤地说：“我们请你下山，还要给你下跪吗？”我示意左右的卫士一齐动手，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，几个卫士和我一起不由分说地连推带拉地把蒋拥推着往山下走。到山下时，他还不想离开华清池，不肯走又不肯上车到西安去，这时，有人报告我说，张副司令的小汽车开过来了，我便把蒋推上了小汽车，我也上了汽车。

在车里，我坐在蒋的左边，这时唐君尧^①突然从另一边车门进来，坐在蒋的右边，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。蒋皱着眉头刚说出“太挤了”一句话，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车子向西安奔驰着，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，紧闭双眼，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。我把张学良带来的大衣给他披上，问道：“今天以前的事是过去了，今天以后怎么办？”蒋说：“你们的副司令会有办法的了。”蒋说话声音很低沉，有些羞愧的样子。

“我们副司令是拥护委员长领导东北军抗日呀！”我说。

“我也没有不抗日呀！”蒋小声说。

“那么委员长为什么不叫东北军去打日本，却把我们东北军调来调去，从东北调到华北、华中武汉，又调到西北来专门打共产党红军呢？”我说。

“这是国策，没有错，是我决定的。”蒋显然是动气了。

“国策不可改变吗？以后可以改定一个新的嘛。为什么非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？”我那时还不懂“国策”一词的涵义是什么，只知道大家都反对这个“国策”。

“你！……我是国家领袖，我是国家最高统帅。国策是由我决定的，国家没有错，你不懂，你还年青，我不要你再和我谈这个，你不懂！”蒋此时神态大变，怒形于色。

我也气忿地说：“你叫我们东北军无家可归，到处流浪，到处受排挤，中央对东北军的待遇太不公平了……”蒋打断我的话说：“你不要再和我说话，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。”遂闭上眼睛，不说一句话，又忽然把身上披的大衣扔下来不披了。

我再问话，蒋亦不作答了。

这以后，蒋始终是紧闭双眼，不发一言，抚摸着胸膛呼呼嘘气。可能是我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了，也可能是认为我是下级身份，无资格同他说话，有失他的尊严。

车行到灞桥附近，路上军队甚多（后来知道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捉蒋的，汽车时行时停。这时蒋眼睛向外看，打破沉寂问我：“这是那里的军队？”我简单答道：“是东北军。”这时车子停下来，唐君尧未说一句话就下车去了。后座只剩下我和蒋，他在沉思着，不知想什么，仍然抚摸胸膛，口嘘长气。

车到西安城门，门口有岗哨值勤。蒋又问：“这是哪里的军队？”我说：“十七路军。”进城门后，车子一直开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前停住，我和蒋下车进入预备好的客房内，由杨虎城的部队守卫着。

我同蒋进屋后，把他引到一张椅子上坐下，我站立在蒋的右后侧。蒋此时仍闭目坐着呼气，手抚摸胸膛，一言不发。隔了一段时间，他才开口说话，几次要我坐下，并重复地对我说：“你是一个好青年。”我说：“不坐。”

这时有人进来送茶，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，以后又送来牛奶，蒋不喝也不穿。他问我：“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？”我随口答道：“马上就来。”蒋又叫道：“叫你们副司令快来。”

约半小时后，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，对蒋微欠身子，劈头便说：“委员长受惊了！这回交给我做做看！”